



■ 赵瑜

缆车上一个背着相机的师傅，温和地看着我们，不语。他将手上捏着的红色收据收好了，放进兜里。

他已经随着缆车走了一圈了，该下来的时候，他拿着他缴纳费用的红色纸条对着工作人员说，我和你们的王总说好了，我要坐两圈，才能拍到云海。

云海。我们记下了。梵净山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同，所以，常有旧地重游的客人来。

我们上山的时候晚了一些，山脚下的雨对我们的行程造成了困厄。等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雨果然停了。山里的气候，谜语般难猜。

坐在缆车上，在雾岚中穿过，我们觉得正走在一首唐诗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念出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以前只是理性地背诵着这样工整的句子，现在，我们意会到了这景致中的微妙。云深，不知处。不仅仅是不知道采药远去的位置，连我们自己的位置也丢失了。

有关云彩的模样，我写过诗句的。但大体是仰视的角度，云彩通常在高温的气候下浓郁，透亮，在海南，我见过厚度不等的云彩。在去三沙的船上，我看过风将云彩吹散后的霞光。在北方的村落里，雪后的天空突然堆起来的云朵。这些都是迷人的记忆。云彩是天空永远不变的剧情，几乎，除了月亮，它就是天空的别名。

而梵净山的云彩是可以采摘的果实，和我们日常仰望到的云朵不同，梵净山的云朵是流水，是山里的溪水，是一场雪，是雪后的几声鸟鸣，是涂在我们视网膜上的画，是永远也擦拭不掉的一缕感动。

缆车走到半山处，左侧的舷窗打开了，我们突然看到了云海。云在山与山之间奔跑着，像是喜悦的，又像是哀伤的。树丛的绿色在云朵的深白色映衬下变成了黛色，或者紫褐色。云朵比我们的眼睛要宽阔，比我们的想象力要跑得快一些。

看起来它们并没有流动，可是只一会儿，它们便向着幽远的暗角涌去，仿佛有人正收拾它们，一块一块地折叠它们，将它们随手扔在了某处幽暗里。

山在云彩里隐藏着，树也是，流水声也是，在半空中，俯身看着这浪花般的云层，觉得呼吸也突然通畅起来。仿佛经络里的某处开关，在瞬间被打通。吞吐的同时，也就融入到了这云彩的开放与流动中。

在飞机看到的云层也漂亮，但那是高空中的铺排，几乎是雪域，是梦境里永远无法走出的一次惊吓。

而在梵净山所看到的云朵，是织物，是舞蹈的女性在舞池边刚刚摆下的造型，是婉约的词句，是中国画里工笔的部分。

梵净山是一座佛教名山，和凡尘的距离，就这样用一池云锦隔开了，仿佛，山与山之间的这些云彩是几声晨钟，是几声鹤鸣。

我们将要到山顶的时候，看到远处的云彩里透出一束光，光照下的山林迷人，让人觉悟。

云里雾里，常常指代人所处的观看世事的位置。而这一次，我们穿过世俗的云层，来到了梵净山的顶端，我们端坐在空中，看破了云里的事，雾里的事，看透了云中的水，林中的鸟儿。在半山处看云，竟然，有一种顿悟的错觉。

从云里雾里出来了，我们伸手，便触到了真相，本质的自我，甚至是陌生的念头。

是真的，看过梵净山的云之后，我觉得以前放不下的一些心事，明澈了许多。还有没有做完的一些琐碎事，曾经让我焦虑的利益，都在云朵的恍惚中变得轻浅，甚至无足轻重。

下山的时候所看到的云海与上山时不同，大概是云彩的流向不同，所呈现出来的气象也差异。下山时遇到的云内敛，谨慎，像是得道的了佛。

而我却更喜欢上山时看到的云，浓郁有时，浅淡有时，畅快有时，暗淡有时，像是在红尘中经历了挫折的人，有了进步，获得了理智，总是得休而自由的。

我们习惯赞美需要仰视的物事，月光的缠绵，阳光的浓烈，风奔跑的速度，以及雨来临时的畅快。却从不知还有在半山腰可以踩在脚下的云。

梵净山的云，这开在深山的花朵，这安魂的乐曲。我想隐居在这里，种花，养蝶，做三年的梦，并吟诵一个长长的佛经。如果有人来寻我，白天的时候，我会泡茶招待，让他看云彩的舞蹈。夜晚的时候，我写字，看书，有人来觅，便留宿：只在此山中。至于云深不知处，那是觅者的事情。

那样该多好。



wh | 椰岛风情

两棵古榕

■ 王妮

那两棵古榕，长在定安县岭口镇黄坡村。对它，心中一直有着浓浓的牵挂。

此番前去的那天，天气很好。虽说黄坡村，距县城五十多公里，但距岭口墟只有一公里。驱车出发，半个多小时后，便到了。

岭口实在是个好风水的地方。仅是岭口的墟名，单从字面上拆分，就知其意，扼守要冲，掌控咽喉，也算是举足轻重之地。

在古时定安，这个时称“三家村”的地方，处于半丘陵地带。由莫、张、王姓三姓人家捐地，兴建成墟。有三个峡口出入，形成“丁”字，它扼守要冲，掐锁三方咽喉，是进入南境内必经之路。在定安历史上，有过数次的平乱剿寇之役，也是琼崖纵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元朝时，由于山高水远，又是黎汉冲突频繁之地，由南雷峒主王官镇守一方，算得上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这两棵古榕，生长地也属兀自，并无心思愉悦他人。可是，恰恰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过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拥有过一段江山美人的传奇。几百年来，古代版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口口相传至今。

两棵古树，正好不偏不倚，就长在那里。它若不红，不火，还真的说不过去。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古榕是一个村落的图腾式的标志，有庇佑，吉祥，温暖的蕴意，象征着这里的先民及其子孙枝繁叶茂，傲立挺拔。两棵古榕，一棵长在村口东边，一棵长在村口西边。下了车，闲走几步，便看见它了。

那是怎样的两棵古榕啊，树干粗大，虬盘节错，婆娑的树冠宛如一座半圆型的小山，茫茫一片，甚为壮观。

除榕树外，还有龙眼树、荔枝树以及菠萝蜜树，姿态各异，数量也挺多，一些树龄也该有数百年历史了吧。时间的指针，在清晰的年轮上慢慢滑过，留下关于它们的，记忆与故事。

这好像，老天爷闲来无事，寻乐解闷般，将一大把树种，随手往这里一丢。它们纷纷就凝神屏气，比赛似的，使劲地疯长。最后，长成了这般模样，和这番天地。

日光之下，凝视枝叶婆娑触空，虬枝苍劲，不由得心生敬重。

两棵古榕，都有名字，一棵名为元帝树，一棵名为爱情树，都不是常见的树木分科，这很有意思。一看就是有故事的，而且，都和江山风月都有关。两棵古树都由火山岩垒石护围，足见村人对它的宠养。

传说当年，元文宗图帖睦尔流放海南，曾与王官交谊深厚。1327年，文宗密诏回京，为表达与王官的特殊感情，两人栽下此树。图帖睦尔返京继位后，升定安为



■ 王国祥

四十多年前，临高人普遍有一个“小名”，上学后才取一个“大名”。

小名的男女冠字，男的冠“那”、女的冠“不”，最有特色的是“那狗”、“不错”。“那狗”的取向多元：宠物小狗，机灵可爱，寓意孩子好养而活泼。而女婴叫“不错”，缘于公婆希望媳妇头胎生男的，不料生了女的，取名“不错”，意即下一胎不再错。头胎女婴，还有叫“不南”的，与“男”字同音，还有叫“不转”、“不招”、“不带”、“不引”的，祈求转、招、带、引，叫“那狗”们来投胎。

至于“那”与“不”字的冠名，可有来历的。琼西北方言混杂，人名有多种语言因素。“那”字，是“田”字的土音。据说壮语称“田”为“nia”，人名多冠谐音字“那”。临高乡人靠做田为生，农人爱惜“田”，有田才持家，有家才有子。但“那”字临高话口语不读“n a”而读“n e”，倒是讲海南话的人到临高做生意而后定居，读“那”字为“n i a”，与临高话的“田”字同音。对于“不”字，据说很久以前域外人称临高语族人为“贝”，源于临高人尊称长辈男子为“伯”，如“伯公”、“伯爹”等，“贝”与“伯”同读“bie”音，后来变音为“不”字。“不”字，临高话读“be”，恰好与域外人称临高人为“贝”（bei）同音，而不读“bu”，普遍用到对人的尊称，如“不公”、“不婆”、“不爸”、“不妈”、“不哥”、“不姐”。而后衍生出“不”字作人名的词头。

依此而论，临高人名中的“不”字的来历，源于远古



李幸璜 摄



南建州。当地百姓为了感谢皇恩，特在此树下建庙宇，拜此树为“元帝树”。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至今无法查证。

元帝树，看上去很老了，老态龙钟的样子。粗砺的树皮，像快要破裂的血管，脆折易断。树干的一部分已被掏空，枝叶却繁茂庞大，依旧生长的顽强茁壮，隐透着古榕的自然清香。

它像一个老人，撑一把巨伞，日日守候在村口。它是在等谁？拟或，是在护佑谁？它的心，已被千年风霜包裹，那颗古老的魂魄，百转千折后，依然拥有着自己的能量和磁场。

拥有回忆和历史的树，也算富足。

对这些，拥有震撼力量的景和物，都让人轻忽不得。

另一棵，是爱情树，栽在村旁的鸳鸯塘边。是当年，图帖睦尔和青梅种下的。细看才知，是长成浑然一体的两棵古榕。一棵大叶榕，一棵小叶榕，像两个痴情男女，云里雾里，抵死缠绵的交合。

鸳鸯塘边鸳鸯树，很容易让人臆想到，一丝敞旧的温暖，和久违的浪漫，甚至是，那瞬间的激情。更荒唐的想法是，情到深处，一个男人，和相好的女人温存一番，就在那树下，会不会，也是一种恣意的美好？

村前。池水两汪，菜畦几亩，屋舍几间。近乡的烟树溪流，了了可见。火山岩堆砌的石屋排列整齐，村民正坐在树下纳凉、聊天，晒太阳。不论怎么看，画面都是古朴、清丽，和悠远，像一幅王摩诘的山水画额，又像吴淩蜀锦上的纵横绣迹。

视线正中，是王官庙所在。说是庙，原先是过于简陋了。粗梁土瓦，也足足撑了一二百年。到最后，连墙带垣，往岁月深处一栽，就彻底夷为平地了。

好在几年前，又有三加村名人梁源富等人牵头，筹资百万，在原址上重建。仿明清江南风格的精美建筑，在一撮山岭上，矗立得气象万千。远观近看，都称得上是“惊艳”了，它算是县境内最精美的庙宇之一。

在树下，在村中。摸着表面布满大小小孔洞的火山岩，还有元代黎首王官的纪念碑石，古钟及南建州古庙，以及解放前，原“芬坡乡苏维埃政府旧址”，革命战士用过的古灯、老床、磨米石器 etc 古物，内心在一瞬间柔软起来。

前前后后地，停停走走，赏玩了两三个钟。与朋友坐在树旁石凳上，一时寂静，恍惚，虚空至无语。抬头静望这树，沉静、稳致，拥有时光沉淀下的端庄，和郑重的气质。

对它散发的气场，以及能量。我的心中，亦有了轻轻回应。



的临高语对人的尊称的演变。闽人入琼后形成的“海南话”，有“伯爹”、“么三”、“么四”等的口语称呼，临高话人名的“不”字，相当程度上仿照了海南话的这种称呼。因此也可以说，临高人名中的“不”字，与海南话有缘。百多年前，临高人名中的“那”字与“不”字，原先分别男女使用，后来混用，不计较差别。这也是临高人名在用字上自身的演变。

早先，叫临高人的小名与大名，是有学问的。就多数人而言，叫小名是看不起人和骂人，因而在乡间非常忌讳。但也有“异化”。比如，儋州市和庆镇原属临高县第五区，居民的母语是临高话。那里的人喊人的小名，是亲切和尊重的表示，几乎所有的男人，即使有大名仍然被叫小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观念是“人多力量大”，乡、墟里的家庭普遍多生孩子。许多夫妇生到第四个，若不想生了，那老四（及以下）的小名就叫“那雷”、“不雷”。“雷”字，读“l u i”，最小的，尾巴的意思。有的“雷”是老七或老八，算“结尾”了，可是母腹“赶遭”，又生出来。孩子的名怎么叫？有的叫“尾”，读“d u”，家里孩子有“雷”又有“尾”，都是尾巴，岂不是不伦不类？有的灵机一动，返回来，再从头叫起——“那一”、“不二”。

临高木偶戏上最著名的女演员刘教英，从艺几十春秋，着迷她的戏的观众，能有百万，可是没有多少人叫她的大名，更不知道她姓什么，只知道她的小名“不教”。临高演艺界的男名人，一样的被呼其小名，而原先冠的“那”字，如今都冠以“不”字了。怪乎哉？只因乡人以爱昵的心绪和口吻，以原本用于女性小名的“不”字，移了“花”接了“木”，用到男子名上，这是不是乡人的方言文化取向的嬗变呢？

七十多年前，多少放牛娃从野外跑上山，带着“那”、“不”的小名参加琼崖纵队。这些小战士，从打日本到打老蒋，有的小名字随他们的躯体埋在沟壑荒野，有的出生入死最终看到了五星红旗。全县的革命烈士中，冠“那”字和“不”字小名的就有146名，涵盖31个姓氏。

如今的临高乡村，幼儿呀呀学语就讲普通话，已经没有了古色古韵的“小名”，冠“那”字“不”字的乡人“小名”，已经成为方言文化的古董。



wh | 流年剪影

鹿回头

■ 高照清

你一路狂奔
终逃至天之涯海之角
路没了
面对苍茫的大海
你唯有两种选择——

要么你跳入海中
被惊涛骇浪淹死
假如你不想死
那么就奋勇泅渡
也许
穿越一片海
就有一片地

要么你回头
但不能让一个爱的传说
痴迷这片土地
你回头
应该让瞬间的一瞬
在临海的崖上盛开
然后你消失了
让那含情脉脉的回眸
美丽千万年……

黄花颂

■ 冯麟煌

高崖之巅
星星点点
默读人字雁行
写入天际苍苍

陋屋篱下
金灿灿
狂傲霜风寒冽
笑朵朵希望

西风肃杀荒野
喷吐秋天空里的春光
乌云笼罩高原
黄土的脸上闪耀光明的太阳

弹雨枪林烽烟弥漫
敢与红星在喋血中呐喊
激流悲风书写诗篇的广场
高诵着黄钟诗行泪雨洒洒

插一朵牧童草帽上
让浪漫遐想驮着犀牛颠簸
别一朵山妹鬓髻旁
让相思眷恋染红汗血青山

归田躬耕桃花源，听陶渊明放怀长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指点江山策马沙场，听毛润之激昂咏叹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分外香”啊，我采来一束
在故乡的田野上
献给地头坟茔里的慈母娘娘
我知道在这美美的金秋秋阳里
母亲正守望着成熟的秋光

友从远方来

■ 郑万年

你背着果香的秋天来自北方
你告诉南方一个好消息
蓝天惊讶你迷人的舞姿
白云痴情地陪你一起飞翔
田野感动你按时赴约
欢迎你带来了金色的希望
你说路在变一年一个村庄
感谢你来到我的家乡

你把秋歌洒向四面八方
高山向你投去赞美的眼光
绿树会意向你点头招手
稻田水果睡一样候你亲吻
灿烂绽开在博哥的脸上
喜讯甜蜜着一个村庄
你又说住房不断变模样
谢谢你给我带来了凉爽

我站上高楼的顶层
眺望田野更加宽广
我从心中铺开秋天的图画
彩云下面更加辉煌
雁队摇着柔美的双桨
从空中撒下一串串情歌
收割机奏响金色的乐章
感谢你给我带来了梦想



wh | 父亲,小船

父亲,小船

■ 白鸥

父亲病重坐上轮椅的那年，小船便搁浅在沙滩了。我无微不至照料着老父亲，也悉心看护着父亲的小船。

月儿弯弯的小船，小船就是渔人的家……儿时，每当新月初悬，锚泊沙岸，父亲总是一手端着酒碗，一手和着节拍，快乐得像小孩子一样教我和妹妹唱起这支渔人的歌谣。是啊，我们且家人一叶小船一个家，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

今天，父亲老了，我们也上岸了，结束了一叶孤舟一弯船篷的漂泊生活，住上了高楼，睡着舒适的卧室，而父亲总是说：听不到波浪拍船舷的声音，睡不着呢。我们知道父亲离不开小船，离不开大海，只有在那些波涛拍船舷的夜晚，父亲才有做不完的渔人的美梦。

每年台风季节，父亲常常眯起双眼，久久凝视天空，愁容满脸，自言自语：台风刚刚过来一场，怎么又要来了呢？我明白父亲忧念着小船，生怕台风来时报潮猛涨而把小船卷走。我告诉他小船已移上了高滩并系固了绳缆，他的脸上一下便漾开舒心的笑容。而每每此时，他总是叫来小孙女小孙儿，倚靠在他轮椅两旁，听他唱起那支百唱不厌的渔人歌谣，声音沙哑而深沉。

晚秋的一个下午，我把轮椅的两边扎上竹扛，兄弟姐妹一路把父亲抬到沙滩的小船旁。高大的相思树下，小船依然骨架硬朗，但已面目全非。岁月风雨的吹打，季节咸潮的削蚀，船篷椰叶随风，船舷落漆斑斑，犹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孤零零地卧躺在沙滩上。父亲颤抖的双手轻缓地抚过船骨，深深浅浅的鱼尾纹闪着泪光，说：都老了呀。那天下午，我们没有打扰父亲，一凭他的思绪穿越曾经风里浪里耕耘收获的岁月。父亲久久凝视天边。白帆片片，浪起浪落。我们静静凝望父亲，那古铜色的脸庞折叠起一道道风刀浪剑般的皱纹。

韶光如水，春去秋来，小船早已魂归大海，而瘫痪病床的父亲，依然在守望小船，守护着一个渔人永恒的信念。



兴隆品咖啡

■ 叶清华

初到兴隆，漫步街头，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而遍布大街小巷的是咖啡店，更是兴隆一道景观。在兴隆或海南的许多地方，喝咖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生意可以不做，咖啡不可不喝。每个咖啡店都有自己固定的老客，奶茶咖啡、椰香咖啡、速溶咖啡、纯咖啡，各有所爱，但味美浓郁的兴隆纯咖啡似乎更受青睐。

一日有闲，我走进兴隆墟西北面的一间咖啡店。刚进门口，就被浓郁的咖啡香气所萦绕。身着东南亚服饰的兴隆姑娘正穿梭在咖啡客间斟咖啡，见有来客，便微笑点头致意。咖啡店不大，没有豪华的装饰，但也别致，30多张桌子散落在店内外，市井百态尽在眼前，乍一看仿若置身于海口骑楼的老咖啡馆，但窗外远处兴隆热带花园的美景又凸显了它的与众不同。点了一杯咖啡，选个临窗的位置坐下。

不一会儿，一杯咖啡端过来，热气腾腾，浓香扑鼻。我迫不及待地端起杯子，真是香浓醇和。

“兴隆咖啡的炒制技术是运用兴隆本土特殊的传统工艺精心制造而成。在烘焙过程中，须非常用心去考究咖啡的烘焙，采用了微火深焙，回火加温的特殊烘焙工艺，不但要掌握火候，而且还要适时地加入白糖、食盐和牛油等，这样的咖啡格外醇香，浓而不苦，香而不烈……”咖啡店老板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

“冲泡咖啡更需好手艺。”老板娘又向我传授冲泡咖啡的方法，她说，“冲泡咖啡前要有好的水来配，将咖啡专用的滤纸封条线交互折弯，放在滴流咖啡壶内；一杯咖啡放10克咖啡粉，轻摇滴水咖啡壶，让咖啡表面摊平，然后将沸腾的水仔細淋在每勺咖啡粉，为了抽出咖啡的美味成份，需要净熟20秒左右，视咖啡的数量，将适量的热水由中央朝外，以画圆的方式一次注入，待咖啡滴入托盘即可……”

老板娘一边介绍，一边示范炒制和冲泡咖啡，让人受益匪浅。我饮完一杯，觉得不过瘾，又叫了一大杯……此时，咖啡从舌尖到喉咙深处的幼滑滋味，闭上眼睛愉悦无声无息地涌来，仿佛潮水一点一点漫浸沙滩。第一次觉得全身懒洋洋的感觉是如此接近幸福，伸出手去可以触摸到“天堂”。

品尝着兴隆咖啡，环顾四周，聊天休闲的既有市民，也有慕名来此的各地游客。一些兴隆归侨，踱进咖啡店，随便找个空位坐下歇脚，口中哼着印尼小调，传授着品尝兴隆咖啡的真经，他们喝咖啡的速度很慢，浅酌啜饮，好像在品味远逝的岁月，韵味悠长。

桌子上，土瓷杯，几分简朴。静坐其间，喝着咖啡，遥望窗外的美景：太阳河两岸，灌木相拥，芳草相依，百花争妍斗艳……顿时把心绪梳理得异常清静，尘世间的浮躁与欲望皆散去，于身是一种沐浴，于心是一种净化。

本版投稿邮箱：hnrwbx@163.com